

文藝創作叢書



望 昊 著

換心記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藝創作叢書

換 心 記

望 昊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滬405(103—29)

換心記

著者： 望 吳

編輯者： 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

出版者：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鄉路一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勞動印刷廠

上海延安東路一三〇號

(滬2)4,001—7,000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六月再版

目 錄

一	嘿，好日子在後面呢.....	一
二	還有什麼三心二意.....	八
三	又有一個開小差.....	一四
四	尋找這條路.....	二〇
五	回到班裏來.....	二六
六	糊裏糊塗一日夜.....	三二
七	要你顯身手了.....	三七
八	衆人是聖人.....	四四
九	吳金根的心事.....	五〇
一〇	成功的和失敗的.....	五六

一一	眼淚流下來了·····	六三
一二	小子要闖·····	六八
一三	記上也是白搭·····	七三
一四	山有個高低·····	七九
一五	指導員的苦悶·····	八四
一六	老粗變成洋包子·····	九〇
一七	吃盡剝削苦·····	九七
一八	土地，土地！·····	一〇五
一九	你們不相信我·····	一一一
二〇	知道個好歹·····	一一六
二一	引路的人·····	一二二
二二	我那裏想得到·····	一二七
二三	要不要中學生·····	一三三

二四	大家換換心·····	一三九
二五	最重要的問題·····	一四五
二六	一步一步進·····	一五一
二七	火裏水裏都得去·····	一五七
二八	一個個笑吟吟·····	一六一
二九	我們又壯大了·····	一六九

——大家換換心，

團結好革命。——

一 嘿，好日子在後面呢

我們取得了宿北、魯南、萊蕪三大戰役勝利以後，部隊在膠濟鐵路的兩側休整。

在這三大戰役的勝利中，我們的勝利品堆積如山。槍呢，都換上嶄新的美國造，砲也多了；人呢，補充上不少新解放的同志，部隊擴大了。就比如我們機槍連二班吧，就補了五個新解放的同志：王金裕、劉務標、王振選、李顯祖、陳德功。老同志也只有五個，領導起來就非常困難。副班長姚富榮就常常說：『這批人，人在共產黨，心在國民黨，腦筋要化開來，可不簡單。』新解放的同志吧，又常常說些糊塗話，暗地再鬧些小花樣，就把班長朱炳林急得躁腳；有一次，小鬼劉小虎還看見班長哭過，大家問班長，班長一口咬定沒哭過。不管他哭過沒有，班長着急可是真的。

新解放的同志呢，還要抽空開個小會，交換交換意見，講幾句知心話。比如有一天，班長、班副、錢二小、吳金

根去開黨的小組會了。劉小虎就溜去找四班的小鬼玩了。機會難得，光剩下了新解放來的王金裕、劉勝標、王振選和李顯祖了。

王金裕坐在門口，看着外面，不知在看什麼。王振選低頭在抽煙，不知在想什麼。劉勝標呢，在鼻子裏哼着小調。正在這時候，有人唱着反動派的歌子，大家猛吃一驚，回頭一看，只見躺在牀上的李顯祖雙腳交疊着，帽子擱在一邊，有意無意的哼着，唱着。

劉勝標聳起雙肩，噓了一下，四面一看，對王金裕說：「有人沒有？」

王金裕把頭搖了一下，劉勝標立起來，悄悄地伸着一個指頭，說：「免崽子，你活夠了，不想這是誰的天下！」李顯祖懶洋洋的坐起來，左手把垂在額上的頭髮攏了上去，慢條斯理的說：

「怕什麼，他們開共產黨的會去了，這裏都是自己人。」

劉勝標擺擺着老大哥的樣子，教訓着大家：

「身背七斤半，換個二尺半，一朝天子一朝臣，到那裏就在那裏幹！」

「你的話不對，」這時，李顯祖卻激奮起來了，立起來邊說邊搔着頭髮，「國民黨教育你這麼多年，你都忘了。你在那邊當班長，也不容易，你忘了那邊一個月拿三萬六千塊錢，有機會還不想跑嗎？」

「跑？跑到那裏去？還不是到處穿個二尺五，那裏都有二斤糧！」劉勝標滿不在乎的坐了下來，摸出紙煙

來抽。在抽了兩口煙後，他又換了個想法：『這裏就他媽太苦！這包煙抽完就要斷糧了。一不准嫖，二不准賭，竹槓不准敲，油水沒處揩。一個月幾塊扁錢，買包紅金煙都不夠，這還像個軍隊！老子當兵十幾年，走過天南地北，那兒都混過兩年糧，那有這種軍隊！咱們那個傻班長，倒還混得蠻自在哩。』

李顯祖一聲冷笑：『嘿，好日子在後頭呢！』

這句話倒打在王振選的心裏了。王振選這個滿身泥土味的新兵，給國民黨抽了來只有三四個月，一九四七年一月襄魯南戰役打齊村的時候就被解放了。除了記得土地、牛、妻兒和家庭生活以外，其餘也就不曉得什麼了。至於共產黨呢，聽是聽到過，好像對於窮人是不壞的，怕共產黨的，在他鄉裏說來，只是大門堂裏的老爺和地主。但到底怎麼樣呢？他弄不清。以後怎麼樣呢？他更擔心。在他看來，李顯祖是可以答覆他的疑問的。一來李顯祖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宿北戰役中解放過來的，總算比他先來了一個多月。二來李顯祖識得很多字，李顯祖他自己說是讀過中學的。三來那天晚上，和他一起解放的陳德功悄悄告訴他，李顯祖在『中央軍』裏是個尉官，還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出來的哩。當長官的總要懂得多些。所以他開口問道：

『他們還殺不殺我們啦？那邊長官說，要活埋的！』

劉勝標看他一眼，抖落了煙灰，俏皮地問：『你怕不怕呢？』

王振選兩眼望着地下，低低地訴說：

「人誰不怕死，我就弄不清，說是優待俘虜，願不願留在軍隊裏，都聽自己的便，願回去的還給路費。但剛過來，進大門，門口四挺輕機槍，烏光鮮亮，梭子豎得整齊，心想這下要該機槍掃死了，我就躲在大個子後面。又叫我們集合去，心想是城裏不方便，帶到外面去殺了。一到外面就嚇了一跳，登記，那準是活埋，還不是檢查人數好挖坑。以後又叫走，陳德功對我說：怕是「國軍」打來了，來不及殺，拉到別處殺吧！到村上住下又沒殺，又吃了肉，大家咕噥着：不殺了，不埋了，要殺還給肉你吃……」

「殺人當然要先給人吃肉呀，殺林冲的時候，」劉勝標又搬出他的一套來：「半頭豬子走過來，一大碗肉，一大碗酒……」

王振選弄不清林冲是什麼樣人，也不知劉勝標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模模糊糊的領會：吃了肉也還是受活埋的。但他還活著，而且在行軍中班長朱炳林還告訴他，原來副班長也是俘虜來的。他便說：

「我們副班長也是俘虜來的呀！」

「多難熬，我們副班長！」人家可看修還是俘虜兵呢。瞧你，那身皮還沒有換成呢！」劉勝標嘴角掛着冷笑。

「你能信他們的話，他們是共產黨呀！」李顯祖連忙說。事實上，李顯祖更比王振選擔心。李顯祖心裏盤算過千百次了：你是兵，不要緊，我呢，我是飼養長，我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出來的，共產黨不會繼續我的。想起軍

校，李顯祖心上一陣絞痛：我還有什麼臉活在世上！

劉勝標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吃虧也吃不到我這個老兵身上，上陣打仗，前面找不到我，中間揀不着我，衝鋒我比人家慢，退卻我比人家快，憑這點靈活，子彈就碰不上我。所害怕的一來就聽班長說：『我們解放軍打仗靠勇敢，打榴彈，拚刺刀，一定要學會。』他就怕這一手！

『王振選，別昏了頭，天天叫你打榴彈幹什麼？衝頭陣，擋子彈，準死沒活！這是共產黨的門兒，先甜後苦！』

李顯祖下意識的唸着：『嘿，好日子在後面呢！』從草鋪上爬起來，抓起帽子望頭上一戴，又伸手把軍帽拿下來，看看土黃色的粗布軍帽，窗口陽光正射在帽子上，泛出光來，他痛苦的自己問着自己：『從此真的當土匪了嗎？』

大家沈默着。

這時，班長朱炳林忽忽跑進來，一頭油汗。王振選、王金裕都站了起來，叫着『班長！』班長朱炳林也沒有回答，一把抓下帽子擲着，急促的問：『陳德功呢？那裏去了？』

劉勝標說：『不知道。』

王振選跑上了一步，慢騰騰的說：『他到七班找他老鄉去了。』

朱炳林急忙問：『真的？』

王振選看着地上：「摸不準。」

朱炳林又匆匆的走了出去。

劉勝標笑了笑：「王振選，班長和你多熟和啊！丑表功，沒撈着，快把你鼻子上的灰摸下來刷粉牆吧。」

李顯祖腦門裏一轉，心裏就有數了，他扯了劉勝標一把：「喂，老劉，陳德功跑了吧？」

「誰知道？腿生在他身上。」

「他昨天晚上……」李顯祖還想說下去，劉勝標儘擠眼，也就不響了，劉勝標指指王金裕和王振選，就跑出去。

李顯祖當然是聰明人，也就跟了出去。劉勝標一看見他出來就埋怨他：「話到嘴邊留半句。他倆是死心眼兒，說不定給班長他們話一套就套了出去。陳德功呢，天天想跑就沒個機會，昨天晚上還跟老百姓打聽路線呢。不跑，班長幹什麼這樣急？」

李顯祖點點頭。他是一向看不起劉勝標的，流裏流氣，一身老兵油子味；不過大家都在那邊幹過，都是俘虜來的，因此還是低聲下氣的跟他們混混，要跑也可以多一個伴。現在聽他這麼一說，想不到劉勝標還有這一點心眼，到底在江湖上混得久，出門的事，今後還要多和他討教討教呢。

劉勝標呢，也一向看不起李顯祖的，以爲他一身學生味，兩隻眼睛朝着天，讀了幾年書，軍校裏混上兩年，

吹拍一下，當上了官，有什麼用！

但對王振選，別人也看不起他。李顯祖說他是泥腿子，什麼也不懂。劉勝標嫌他是新兵，楞頭楞腦。因此王振選有些怕他們，不得不聽着點。

最使李顯祖、劉勝標擔心的是王金裕。比如那天早晨吧，王金裕一早爬起來就給房東奶奶挑水，連王振選也學着挑了一擔。還有前天，王金裕硬不吃房東拿來的菜。劉勝標心裏想：這小鬼，有些八路味了。李顯祖也說他給共產黨迷了心竅。王金裕卻不哼一聲，不說一句話，遇到公差勤務總是埋着頭幹。就這麼，跟他們之間也就離遠了，他們說話也就避着王金裕。

二 還有什麼三心二意

王金裕在解放以前，是國民黨軍隊六十旅一個副官主任的勤務兵，那個副官主任當然不止一個勤務兵，他看王金裕老實，打仗就帶在身邊。副官主任的盤算是在危急之中，能夠赤膽忠心，還是要個老實人的，所以王金裕就被選上了。

宿北戰役打響後，副官主任整整的在地窖裏躲了三天三夜。吃飯喝水，都要王金裕送進去，因此變得對王金裕非常客氣，雞吧，留個雞頭雞翅膀，一定要王金裕吃；酒吧，也要王金裕呷兩口。第三天晚上，砲打得很厲害，好像一顆顆砲彈都在他們頭上開花，副官主任縮在棉花被絮裏儘打顫。突然，那個油頭滑腦的交際副官跳了進來，帽子也不知摔到那裏去了，漂亮的軍裝也扯破了，滿臉都是黑灰。一把拉住副官主任就號叫起來：「主任，不對啦，怎麼躲？就睡長也打死啦！」副官主任呆着兩隻眼，好像木頭人一樣。交際副官還怕他聽不明白，又加上一句：「救之奇被打死啦，我們怎麼躲？」副官主任還是看着他，說不出一句話。

槍聲、榴彈聲響了一陣，慢慢的停下來，只有稀稀落落的冷槍在響着……

他們吐了一口氣，以爲今晚大概沒有事了。交際副官突然轉了個念頭：他那套軍官服裝，破雖破，料子好，還是看得出的。特別是他的馬褲，緊緊的繃着小腿肚，腿膀兩邊突出兩塊，也真顯得威風，可是，如今不是時候了；那些銅鈕釦呢，越看越亮，心裏也就越着急。他就逼着王金裕和他對換一套軍裝。

王金裕也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長官叫換就換吧。但地窖子太小，三個人一擠，就沒個地方了，把身上掛着的卜穀槍拿下來，就沒處放，只好塞到自己的被窩裏去。

王金裕正解下了鈕釦，猛然聽到一槍，他們還沒有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就縮做一團了。只聽得上面一聲吆喝：『繳槍優待，八路軍優待俘虜！』他們本來就害怕，這時候，心更撲通撲通地跳了起來。

『砰』的又是一槍……

交際副官爬到地窖口，聲音顫抖地喊着：『別打槍，我們投降……！』

『先把槍丟出來！』

『沒……有槍……我們是……文書。』

『那你舉手出來吧！』

交際副官爬了出來，又回頭拖着副官主任。副官主任已經一點勁也沒有，僵得好像死豬，濕淋淋的，尿了一褲子。王金裕又在後面推着，好容易出了地窖。

王金裕爬出去的時候，捨不得他的被和衣服，這是幾個月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弄得的。一把拖起來，準備帶着走，一抱就碰到卜殼槍，他一楞，趕快把槍從槍殼裏抽出來，裹在被子裏，從地窖裏鑽了出來。

解放軍很和氣，說不動私人東西就不動，王金裕有槍，誰也不曉得。就是一到俘管處，和副官主任、交際副官就分開來了。有人說他們學習去了，也有人說已經遣送回家去了。

上級瞭解到王金裕的成份好，也就沒有多留他幾天，第三天就把他派到機槍連二班當戰士。

王金裕藏在被裏的卜殼槍呢，因為俘虜管理處擠來了三千多人，工作人員只有二十幾個，忙得連吃飯睡覺的時間也沒有，所以沒有來過問他們。王金裕就把卜殼槍用件襯衣包好，紮在衣服包裏，外面再用棉被一捲，打成個背包，方方正正，一點形迹也不露。

等到萊蕪戰役結束，王金裕到機槍連已經有三個月了。因為背包裏放了一枝卜殼槍，就處處小心，怕露出馬腳來。本來準備帶着逃跑的，先是不敢，後來也就不想走了。槍呢，又不敢拿出來，這樣想，那樣想，總覺不妥當。

在開到膠濟鐵路兩側去休整的路上，老百姓都在開着祝捷大會歡迎過路的隊伍。鑼鼓聲裏，穿着紅綠衣服的小孩擠着嚷着。有人吆喝：『過隊伍了，過隊伍了！』

兒童團長拖着跳蹦蹦的小孩，跳蹦蹦的小孩拖着白髮老大娘的衣裳，吵着：『奶奶，水太少，水太少，那裏夠咱

隊伍上喝的呢！『老大娘們笑着，搖着肩膀說：『別吵，別吵，還在燒。』跳蹦蹦的小孩終於給兒童團長拖去了。汽車聲叫了，馬嘶了，嚟嚟腳步聲聽見了，部隊真的來了……

街上燈點着，人擠着，像是趕集，像是廟會……

部隊來了，砲隊過去了，重機槍過去了，前面已經過去不少，後面還是不斷的擁來，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過完。

兒童團唱着歌，姊妹團喊着口號，噴吶響了，鑼鼓響了，明亮的燈火在行列前面晃動，秧歌的彩衣織成一片。

王金裕全身的血加快速度的流着，一股熱氣從臉上延展到全身。他低了頭，大步的走着，像跑步一樣的飛越過去。猛然，他的膀子給誰拉住了，回頭一看，是一個年近七十的老大爺。

王金裕看着老大爺，不知如何是好，忘記了走路，忘記了說話，愣頭愣腦，連話也聽不進。直到老大爺喊第三遍，他才聽到：『同志，辛苦了，吸枝煙吧。』王金裕還沒有想到接過來還是不接，榴彈帶又給誰拉住了，這是頭上結着兩個丫角的小女孩，遞上了紙捻。王金裕想走，老大娘又喊住他：『同志，歇歇吧，喝碗小米湯。』王金裕伸出了他的手，但沒有接，扭轉身，插進隊伍就走出了街。

這可使老大爺和老大娘迷惑了，『噫？』他們同聲喊。那個小女孩搖動着她的丫角說：『奶奶，他穿的是